



水滸外傳

續集

西泠書局

水浒外传



朱希江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水 浒 外 传

(续集)

朱 希 江 主 编

☆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6.875印张 插页2 147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册

书号：10113·390 定价：1.20元

第二十回 卞氏女避... (25)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劫双星... 回一十第

第一回 (6) 遭雷殛父母丧火海... (1)

第二十二回 寻亲人京城喜相逢... 回二十第

第二回 (8) 玉柳巷雯娘罹难... (6)

第二十三回 相国寺张青隐身... 回三十第

第三回 (7) 护车驾独走川鄂道... (11)

第二十四回 探贼穴双雄入庙院... 回四十第

第四回 (8) 菜园子怒焚光明寺... (17)

第二十五回 山夜叉显威十字坡... 回五十第

第五回 (9) 干兄妹月下传武艺... (23)

第二十六回 亲夫妻洞房吐真情... 回六十第

第六回 (01) 巧取豪夺黎民涂炭... (29)

第二十七回 忍无可忍暴打公差... 回七十第

第七回 (11) 山神庙乳汁救活鰥夫命... (34)

第二十八回 梅兴镇卖艺伉俪遭身亡... 回八十第

第八回 (11) 青萼洞三年学艺... (40)

恶霸府一起报仇

第二十九回 孙二娘堂垆卖酒... 回九十第

第九回 (21) 孙二娘堂垆卖酒... (46)

菜园子约法三章

- 第十回 比水性阮氏兄弟分名序
讲武德朱老英雄收门徒 (52)
- 第十一回 施巧计智多星取胜
(1) 露轻狂酸秀才败北 (59) 上卷
- 第十二回 全家庄志士割襟断交
(2) 郟城县新官匡正彰义 (68) 上卷
- 第十三回 宋江斗智褚家庄
(11) 道长神威疙瘡庙... (78) 上卷
- 第十四回 宋公明吊古树庙碑
(11) 石三郎拳击胡铁头 (86) 上卷
- 第十五回 奸人纵盗设骗局
(33) 义士辞婚助良缘... (94) 上卷
- 第十六回 墨松林恶人剪径
(33) 遇秋姑绝处逢生... (103) 上卷
- 第十七回 蔡保横霸沧州道
(43) 时迁艺惊镇街虎 (111) 上卷
- 第十八回 黑旋风巧识鼓上蚤
(04) 小旋风横海宴宾朋... (118) 上卷
- 第十九回 解忧闷双游梨花店
(31) 逢乡里时迁订婚姻... (126) 上卷

第二十回	卞氏女避难赤松寨 黑旋风大闹酸枣林	寻家人取报喜相逢 (134)
第二十一回	柴皇城为花园丧命 小旋风因辨理入牢 (141)
第二十二回	沧州道时迁杀蔡保 梁山泊李逵报凶信	葬火海 (145)
第二十三回	梁山军初战失利 鼓上蚤巧破石雷 (151)
第二十四回	窦家寨搬兵又遇险 高唐州破城救英雄	有个秦国，有位大贤人叫伊 为政残暴，生活奢侈，不纳 (158)
第二十五回	假道人祝家庄做孽 鼓上蚤神鸡楼破妖 (167)
第二十六回	段景住智火烧金兵 皇甫端医马指前程	张子营，有一张老汉，一帮说 (176)
第二十七回	黑旋风酒后伤战马 紫髯伯战前立奇功 (185)
第二十八回	阮小七水泊显圣 公孙胜借兵复仇 (193)
后 记 (203)

第一回

遭雷殛父母葬火海

寻亲人京城喜相逢

话说上古时代，传说东方有个莘国，有位大贤人叫伊尹。他原是夏桀的臣子，因夏桀为政残暴，生活荒淫，不纳忠言，伊尹便辞官不做，退隐山林耕田种地。后来助汤灭夏，建立了商朝。秦统一六国，这里变国为州。到了汉代，古莘州又出了一个五世同堂、和睦邻里的张公艺，一直传为美谈。这且不表。

宋哲宗元祐年间，莘州城南张子营，有一张老汉，据说是张公艺后代子孙。张老汉中年丧妻，留下一男一女，子名保儿，女名佛儿。这佛儿七岁那年，被拍花的拐去，卖到东京一个官宦人家。八年之后，张老汉本族侄子二成跟随别人到东京经商，大街上遇见佛儿门前买线。因他们年龄相差无几，自幼一处玩耍惯了，故而一见便相认得。二成诉说了张老汉三年之前病故，保儿大哥娶妻王氏等家中往事。佛儿领二成到一个僻静处，从身上摸出几两散碎银子，道：“二成哥，这些银子是我平日积攒下的，你捎给保哥，就说我在这里还好。”停了停又道：“记住，我在棋盘大街汤府。”自此之后，凡有人来往京都，都要带回佛儿捎来的银两物

什。

暑来寒往，转眼又是二十年，保儿的独生子青哥已长到十八岁。一家三口，几间草房，几亩薄田，日子倒也勉强过得下去。小青哥长得身材匀称，两臂有力，学得一手好庄稼活。农闲时便与一帮村夫子弟在一起玩棍弄棒，引弓围猎。恰巧，村中有一成边幸存的老军，会几下拳脚，这些后生家，便经常围拢到他那里，练习拳棒。几年过去，一个个倒也练得能防身护体。古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深夜，雷击枯树起火，烧着了茅屋，刹时间，房倒屋塌。保儿夫妇体弱无力，朦胧中躲闪不及，葬身火海。待左邻右舍赶来救出时，两人已浑身浆泡，双眼紧闭。张青扑到跟前，抚尸痛哭，只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观者垂泪，闻者动情。好在保儿夫妇在世时，人缘极好，在乡亲父老帮助下，张青安葬了双亲。事后他又典当了仅有的几亩薄田偿还了债务。至此，张青落得茕茕孑立，孤身一人。

那一日，张青走到二成家，问道：“二叔，我还有个姑母在东京？”张二成道：“啊呀，贤侄不问，我倒忘怀了。你是有个姑母在东京，可是十年前有人去京都，听说她又让汤府管家赶了出来。唉！从此就没人再到那里，你姑母的生死存亡，也就无人知道了。”张青闻言，一时惊得目瞪口呆：“难道她又被转卖了不成？”又想：“当今世上，我只有这一个亲人，只要有一线指望，我也要找到她。”想到这里，对二成道：“二叔，我想去东京寻访姑母。”张二成见张青神情毅然，主意已定，不由点头道：“既然贤侄主意已

定，我也不阻拦于你。今晚在这里暂宿一夜，明早上路便是。”接着，又嘱咐了一些入乡问俗，入境问禁的事。一夜无话。次日一早，张青穿了件密排纽扣对襟粗布汗褂，下身毛蓝布裤，足蹬多耳麻鞋，头戴麦秆草帽，包袱中带了些面食干粮，提一条护身哨棒，告别了张二成一家。莘州到东京，也不过五、七百里路程，张青行了十几日，便望见了东京的城门。

东京，繁华的京都，天子辇下，三道城墙青砖砌筑。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四水穿插盘绕；四条御路纵横交错。真个是：陆路——车轿络绎不绝，水道——舟楫舳舻相接。城里酒楼七十二处，妓馆、瓦子遍街巷。正如诗中写道：“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张青可没心思浏览这些热闹景象，进得城门，向一个摆食摊的老奴陪个小心，打听了路径，直到了棋盘街。这是条南北大街，街的中央路西有座官府，黑漆大门紧闭，门前有两大块下马石。高高的台阶上，放着一把竹椅，坐着一位年轻管家。张青掸了掸衣上尘土，上前与管家见了一礼：“请问，这可是汤老爷府第？”“正是汤府。”管家道。“府上可曾有个叫佛儿的丫环？”管家翻了翻眼皮：“不曾有此人。”张青闻言，心中着实着急，意欲走开，手中无半文铜钱，眼看日落西山，到哪里去安身？只得硬着头皮，重新上前施礼道：“念小人千里迢迢来此投亲，实非容易，烦请管家问贵府中人，十年前曾有一个丫环名叫佛儿，不知现在何处？”管家见张青絮叨不休，便不耐烦起来：“何来如此的啰嗦，赶快走开！”张青见状，不由

心头火起，正欲发作，大门开处走出一位老者。年轻管家忙起身垂手肃立。老管家见张青在旁问道：“此位官人，来此何事？”年轻管家述说一遍。老者问道：“佛儿是你何人，可曾见过？”张青道：“她是小人的嫡亲姑母，只是不曾谋过面。”老者点了点头，说了声“少待”，便走了进去。不一会，老管家出来招了招手，张青便跟定老管家，进大门，穿厅堂，到了后院。早有两个丫环，将珠帘打起，从里边走出一位穿绮罗戴珠翠的夫人，看年纪约在三十七、八岁上下。张青哪敢怠慢，趋上前去施礼。夫人问道：“后生家，可见过你姑母？”张青道：“姑母离家年久，那时候还没小人。”夫人道：“你父何名，兄妹几人？”张青道：“父名保儿，他们兄妹二人，姑母名佛儿……”话未说完，就听夫人“儿呀”一声哭将起来，只吓得张青手足无措，愣愣地站在那里。老管家道：“表少爷，我家夫人就是你的姑母，还不快见礼！”张青急忙上前跪倒，大礼参拜。夫人用手挽起张青，走进上房。张青又重新见过礼，坐在姑母身旁。随谈起家遭雷殛，双亲亡故，又引起夫人一场悲切。

佛儿原是汤府大夫人身旁的使唤丫头。因她聪颖伶俐，做事细心，又生得齐整，很得大夫人的欢心。大夫人是一位闺秀千金，比汤老爷大几岁，婚后一直未开怀生育。夫妻二人都感到内心焦急。佛儿十八岁那年，夫人重病在床，就再三劝老爷把佛儿收房为妾。不久，大夫人病歿，佛儿生了一位千金，汤老爷就把她扶了正。她对家郎、院公、丫环、仆女一应人等，极为恩慈关照，合府上下没有议论她出身高低的。十年前，莘州有人来东京，在府门外打听她的音讯，

因提及“佛儿”二字，触犯了受过她恩惠的那些管家的忌讳，一顿斥责将来人吓退，从此，便断了音信。

再说夫人看到娘门有后，自己多了一个亲人，心中更是欢喜。还有一人更是欣喜若痴，那就是小姐。

小姐雯娘自离娘胎，到现在一十六个冬春，尽管衣锦食饴，车来轿往，丫环仆女一呼百诺，但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痛快。就是外公外婆，三姑六姨，一无所有。几次追问，母亲总是含糊其词，敷衍支应。今日突然从天降下一位表兄，且生得憨厚爽直，仪表堂堂，怎个不令她欢喜！这张青也十分喜爱这位表妹。天长日久，夫人看到这一对小儿女如此亲密互敬，便起了一桩心事：单等侄儿有了一官半职，便给他们完婚，姑表结亲，亲上加亲。她见侄儿爱习练武艺，便聘了一位武师，教习张青拳棒。

张青在练功习武之余，也经常到大街走走逛逛，尤喜到大相国寺去拜望相国寺的知客僧惠明长老。

弹指两年。这一天张青在相国寺惠明长老那里吃茶谈论，时及当午，正要起身告辞，忽见汤府一名家人慌里慌张来到相国寺，给张青送来一信：汤老爷不知身犯何罪，与夫人一起被下天牢，雯娘小姐和一些院公仆女，被奉旨查抄汤府的校尉和公差抢掠而去，下落不明。张青闻讯只吓得魂飞魄散。正是：

冬去春来日乍暖，
又来暴风雪一场。

第二回

玉柳巷雯娘罹难

相国寺张青隐身

却说张青在大相国寺，正与知客僧饮茶畅谈，忽听家人来报：汤府被朝廷查抄，汤老爷与夫人下入天牢，小姐在混乱中下落不明。你道汤府为何遭此大难？

原来朝中出了一件大事：以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介甫为一方，以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马君实为一方，为实行与反对新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汤老爷讳世隆，原为地方通判，后调入京都升擢为吏部侍郎，也卷入了这场争斗。老贼蔡京当政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将争斗两方共三百余人，以“不忠于君”的罪名统统拿下勘问，并勒石于文德殿东壁，名谓“党人碑”。对此人等或削官，或流放，或坐牢，无一幸免。汤老爷夫妇为此身陷囹圄。在雄健骠悍的殿前校尉和如狼似虎的开封府役奉旨查抄汤府时，雯娘小姐杂在丫环仆女中，被裹胁而去，而后官卖到有名的妓馆玉柳巷。

且说雯娘自来到玉柳巷就饭不思茶不饮，终日啼哭不止。这天，鸨儿皮笑肉不笑地来到雯娘房中。“我的儿，花朵儿似的一个人儿，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她一屁股坐到一张小梨木椅上道：“快别哭，听我告诉你。我们这人家，仗

的是倚门卖笑进钱，靠的是孤老嫖客养家。前门迎新，后门送旧。三皇五帝到如今，烟花院门前还没有立过一块贞节牌坊。你是个玲珑剔透的人，可要想开点。听娘的话，保你一生一世受用不尽。”鸨儿絮絮叨叨说了半天，见雯娘只是哭，并不理会，便搭讪着站起身，“听人相劝福无穷，快洗洗脸梳妆打整一番，准备接客。”说完扭扭捏捏地走了。雯娘听了一番腌腌臢臢的话，自然又是悲啼痛哭。

再说张青自汤府出事以后，便夜晚栖住寺院，白天乔装打扮四出打探表妹的下落。终于打探得表妹被卖到妓馆。这一日便换了一身上好衣裳，揣了一封银子，朝玉柳巷走来。

鸨儿见有人来，便迎了出来。“客人请到里面待茶。”张青到了里边，鸨儿看茶毕，道：“客官尊姓大名？”张青道：“在下姓王排行第三，人称王三爷，乃济州贩生丝的商人。”鸨儿听说是位商人，又拜了一拜：“不知三爷大驾光临，失瞻休罪。”张青道：“听说贵院新来一位姑娘，特来相访。”鸨儿道：“小女雯娘新来本院，不晓风月场规矩，只恐得罪客官。”张青道：“不妨事。”说着掏出十两银子放到桌上。鸨儿见客人出手就是十两雪花银，不由心花怒放，领着张青来到后院，指着一间挂珠帘的小房道：“那就是雯姑娘的香房。”张青道：“劳驾妈妈沏壶香茶来。”鸨儿唯恐得罪这位财神爷，连连答应：“请三爷自己进去，香茶即刻就到。”张青见鸨儿走去，掀帘进房，见表妹如痴似呆地面里而坐。“表妹！”张青轻轻一声呼喊，雯娘霍地抬起头来，见是张青，不由泪如雨下：“表哥！”“嘘！”张青连忙示意，就听门外一阵脚步声响，一个小丫头端茶进来

放在桌上，退了出去。张青探身门外，看了看无人走动，顺手将门关上。“表妹，家中的事我全知晓，姑父大人的官司，看来一时难以了结。表妹在此耐心等候，我即刻去设法筹集银两，搭救你出火坑。只是……”雯娘脸一红：“表哥但放宽心，谅鸩儿还不急于逼我接客，如不然，小妹以死相拚，也要冰清玉洁！”“事不宜迟，我马上出去，望表妹保重！”说罢，走至前边，鸩儿忙道：“客官如此匆忙，莫非小女有得罪处？”张青道：“俺想起一笔帐务要立即讨还，改日再来吃茶！”说罢出门而去。一宿无话。次日起来，雯娘喝了一碗稀粥，躺在床上暗暗垂泪，猛听前边一连叠声地喊：“接客！”须臾，一位小丫头来报：“妈妈让姐姐准备一下，客人即刻就来。”雯娘听说，只吓得六神无主，心头乱跳，巴不得插翅飞出这龌龊地方。这时就见鸩儿领着一位衣服鲜艳的花花公子进来。“我的儿，这位大爷乃是当朝御史大人的公子，今天特慕名前来会你，休怠慢了客人。”雯娘早已坐起身来，低垂粉颈，挤在墙角处。鸩儿低声道：“小女刚进院，是个雏儿，公子爷耐着性儿，有不到之处多多包涵！”说罢叫小丫头摆下酒筵，出房去了。

“小娘子，干这个营生还害什么羞，来，我敬你一杯！”说着，那人斟了一杯酒，一手端杯，一手来扯雯娘。雯娘抬手一晃，“啪”的一声，将酒杯扫落在地。“好个不识抬举的贱人！”那人道：“我吃的风月酒，花的脂粉钱。你不吃我偏要你吃。”说着又斟上酒拉过雯娘强灌。雯娘双手推了几推没有推开，便怒火升起，劈脸向那人抓去。刹时，这位御史公子脸上便出现几道血痕，只气得他用力一搯，将雯娘推

倒在地，又一脚将酒筵踢翻，登时杯、筷、碗、碟，响成一片。鸨儿闻声赶来，见杯盘狼籍满地，不由大惊失色：“这却是为何？”那人道：“东京城打听一下，公子爷何时受过这等窝囊气！今天记下这笔帐，来日跟你算清！”说罢，怒冲冲拂袖而去。一场酒筵狼狈收场，只恨得鸨儿咬牙切齿：“小贱人，想当烈女，就别到这地方来，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醋是酸的酒是辣的！”随即喊来王八，将雯娘抽了一顿皮鞭，临走又道：“不想接客？休想！明天还得接客！”

深夜，雯娘独坐榻边，面对孤灯，神思恍惚。二老双亲冤狱天牢，生死难下，表兄身在异乡，举目无亲，哪里去弄银子为我赎身？遥想今后，日月绵长，何时是出头之日？如果再有入来强行宿眠……想到这里，雯娘一阵颤抖，银牙一咬，站在杌子上，把罗带拴在窗棂高处，套住脖项，两脚一蹬，杌倒身悬，香魂缥缈而逝。

相国寺始建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当时名建国寺，后毁于战乱兵燹。唐睿宗景云二年重建，改名相国寺。到了宋代，由于历朝帝王多次到此巡幸祈祷，所以又有“皇家寺院”之称。不管是官府追捕逃犯，还是捉拿盗贼，相国寺都不受惊扰，那些地痞无赖，书吏衙役更不敢来此寻衅滋事，胡作非为。知客僧惠明，闽州人，当年在家路见不平，杀死歹徒，跑到泉州开元寺，剃度当了和尚。后来云游到东京相国寺，当上了知客僧。侠肝、义胆、佛心，加上这座“皇家寺院”的显赫名声，使他搭救过不少在寺院避难的仁人义士。张青的到来，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因此很快结成深

交。汤府遭洗劫，张青走投无路，就隐藏在相国寺知客寮内。雯娘死后，张青气炸肝肺，要去玉柳巷厮拚，为雯娘报仇。惠明劝道：“贤弟且莫鲁莽，令表妹已然身亡，你就将鶉儿杀死，于事何益？汤大人还身在天牢，事要三思。”张青一听，甚觉有理，想到如大闹了妓馆，惊动了官府，岂不是又连累了姑父？师兄说得是。唉！只是不知姑父的官司，如何断遣？

再说老贼蔡京本想将鞫鞫直的汤世隆置于死地。奏章上去，正值徽宗赵佶从上厅引着李师师处作耍回来，龙心欢愉，便挥笔御批：赦免汤世隆死罪，贬出京城为官。张青得知拔脚就往家跑。见了姑父姑母，自然又想起表妹，居家又是一番悲伤感慨。接着吏部行文来到汤府，汤世隆贬到益州任通判，立即出京赴任。益州，且不说地处边陲，瘴疫蔓延，就是路上的险山恶水，也令人丧胆。汤老爷吓得六神无主，汤夫人更哭得泪人一般。正是：

出天牢喜颜未展，

赴益州愁肠又结。

第三回

护车驾独走川鄂道

探贼穴双雄入庙院

且说吏部行文汤府，贬汤世隆为益州通判，并限期出京。东京距益州不下千里，路上穷山恶水，强人出没，只吓得汤世隆六神无主，汤夫人也哭得泪人似的。张青思付良久，道：“姑父母且莫悲伤，侄儿前去护送就是。”汤夫人止住悲声道：“青儿能去伴送，果然是好，只是你孤身一人能行么？”张青道：“怕什么！既然有路就有人行，别人行得，我们也可行得。待我去辞别惠明师兄。”次日，张青到了大相国寺，言明要赴益州护送姑母。惠明沉吟半晌，道：

“阿弥陀佛，此去益州，须加意小心，这条路果然凶险，望贤弟保重！”

远途行驶，没什么行囊装载，仅一辆骡车坐了夫人、丫环，两个军汉提了朴刀跟在车后。汤世隆和张青各骑了马，一路朝益州进发。越中州，过南阳，免不得夜宿晓行，饥餐渴饮。这一日进入鄂州地面，张青眺望前面，见路绕坡陡，奇石突兀，树斑丛杂，甚是险恶。便嘱咐军汉好生在意，催马走到骡车前边。刚到山角处，石后猛地跳出两条汉子，“识相的留下买路钱，便放尔过去！”张青抬眼望去，见一